

留一手

市敬老院住著個李瞎子，他孤苦無依，沒有親人。

這天是重陽節，市文化局派人到敬老院進行文藝表演，負責人名叫裴駿，是局裡的幹事，他也因此結識了李瞎子。當裴駿走進李瞎子的房間，他頓時被床底下的一隻大木箱子給吸引住了。別的不說，光看那把巴掌大的銅鎖，就夠嚇人的。裴駿不禁有些好奇，便向李瞎子打聽這木箱子裡面藏的是什麼寶貝。

李瞎子笑笑說：“那裡面是我年輕時積攢的寶貝，不過也算不上什麼了，你要是有空，我先講個故事給你聽，那才叫過癮呢。到時候，就怕你連班都不想上了。”

裴駿知道，李瞎子早年曾以說“走書”過活，眼睛雖然不好使，可功夫全在這張嘴上，他便興致勃勃地說：“你講，我聽著呢。”

李瞎子摸了摸下巴上的鬍子，說：“就講《明末武林圖》吧，這可是我幾十年前說走書時的保留節目呢。故事是講明朝末年，東西南北，各路俠客。一共兩百多回，有點長，你可要把耳朵豎直了。”

“這個好！”裴駿興奮地一拍大腿，“快講，我把茶倒上。”

那天晚上，裴駿就光顧著聽李瞎子講故事了，直到敬老院要關門了，他才戀戀不捨地離開。

從此以後，裴駿只要一有空，便會來李瞎子處聽故事。這《明末武林圖》格局宏大，情節複雜，裴駿越聽陷得越深，簡直廢寢忘食，無法自拔。

時間一長，局裡領導也風聞了此事，便找來裴駿談話。領導由衷讚揚了裴駿的耐心與愛心，對裴駿每天下班後都去敬老院陪伴孤寡老人的感人事蹟，予以充分肯定：“市里要評新一屆的敬老模範，我們局已經將你的事蹟報告上去了，宣傳部也有意將你立為典型，估計這幾天還會派記者來採訪，好好準備吧。”說著，領導關切地拍了拍裴駿的肩膀。

裴駿真是又驚又喜，沒想到聽故事還聽出個“敬老模範”，他們一定以為自己是在敬老院發善心呢。

這麼想著，裴駿便又找到了李瞎子，跟他套好了口風，叮囑李瞎子對外不能說自己是來聽故事的，而是來陪他聊天解悶，並照顧他飲食起居的。李瞎子本來就很珍惜這個唯一的聽眾，自然是一口答應了。幾天後的記者採訪，李瞎子也配合得相當默契。兩個月後，裴駿被順利評為“敬老模範”，並獲得了各級領導的賞識。

整整過了一年，李瞎子那波瀾壯闊的《明末武林圖》終於講完了，也許是每天晚上連續幾小時的侃侃而談，拖垮了李瞎子的身體，就在故事講完後的第二天，李瞎子中風了，整張嘴巴歪向一邊，抽得厲害，別說講故事了，連喝水都費勁。而從那天起，“敬老模範”裴駿便再也沒來過。

現在，李瞎子只能靠寫字來傳達意思了。雖然眼睛看不見，但他還是能憑著感覺，將字清清楚楚地寫下來。他已經給敬老院的院長遞過兩張字條了，他想委託院長，聯繫一下裴駿，問問他最近是不是出差了，或者有別的什麼事，怎麼一直都不過來了。

院長只好打電話給裴駿，裴駿回答說最近比較忙，沒時間過來。李瞎子也不強求，心想著忙過這一陣，裴駿總會來看他的。

可是一年過去了，裴駿還是沒有出現。李瞎子不死心，又給院長遞條子，問裴駿有沒有打來電話，問問他的情況。

院長說裴駿升官了，選出了一本書，現在是市里的紅人，早已不是從前那個普通的小科員了，哪裡還會想起這個敬老院呢。

“你說裴駿他出書了？”李瞎子對此十分好奇，他懇求院長幫他讀讀這本書。

院長沒辦法，就從附近的書店買了一本，抽空給李瞎子讀上幾段，過過癮。

聽過之後，李瞎子給院長寫了張字條：“給裴駿打個電話，就說我已經聽完了他的大作，有幾個問題想當面探討。”

院長不耐煩了：“李瞎子啊，你就別再多事了，消停點行不行？裴駿已經是政府官員了，我可不想把他惹毛了。再說，他想來自然會來，他不想來，你再怎麼說，人家也有理由拒絕。”

李瞎子很淡定地又寫了一行字：“就照我紙上寫的去說，他准來。”

於是，院長只好半信半疑地給裴駿打了電話，沒想到，當天晚上裴駿便來找李瞎子了。

裴駿開門見山地問：“聽說你對我寫的書有意見？”

“我只有一個請求，”李瞎子平靜地寫著字，“如果你的書再版的話，能不能署上我的名字？”

“李瞎子，你是什麼意思？”裴駿突然憤怒了，“我辛辛苦苦用一年時間寫成的書，憑什麼署你的名字？”

李瞎子依然不動聲色地寫道：“原來這一年你在忙著寫書啊，辛苦你了。你在我這兒聽了一年的故事，才聽出了這部書。我只是要求再版時給我掛個名，這不過分吧。”

裴駿冷笑道：“李瞎子，你當年說的《明末武林圖》不過是根據民間流傳的故事改編的，而我這本書也是根據民間傳說改寫的。這麼說吧，我的書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勸你最好別多事，乖乖在這兒養老，免得自取其辱。”說完，便摔門而去。

很快，院長匆匆忙忙走了進來，問：“發生什麼事了？裴駿怎麼一臉怒氣地走了？”

李瞎子長歎了口氣，又動起了筆：“幫我找個律師，著作權方面的。”

院長不知道李瞎子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但還是幫他找來了律師。恰好，這位律師曾拜讀過裴駿的書，當他看到眼前這個歪嘴的李瞎子時，並不相信李瞎子能寫出這麼高水準的故事，他甚至懷疑李瞎子是得了癡症，所謂裴駿聽他講故事的事情，也一定是他自己幻想出來的。

李瞎子懶得動筆解釋，只是用手指了指床底下的大箱子，律師彎腰將其拖出。李瞎子從身上取出一把鑰匙，交到律師手中。律師將鑰匙插進銅鎖試了試，那大箱子果然打開了。

以前，很多人猜測過這箱子里面的所藏之物。有猜古董的，有猜金銀珠寶的，有猜鈔票的，可沒想到箱子裡裝的全都是紙。

律師拿起最上面的一張紙，這紙上第一行居中的部位，寫著五個大字：明末武林圖。再往下讀便是正文：大明王朝自太祖朱元璋肇基，爾來二百五十九年矣……

律師一口氣讀了一個多小時，才把頭抬起來：“李瞎子，你可別別把戲啊，你兩眼一抹黑，憑感覺寫個兩三行我選信，這一大箱子工工整整的小楷，你能寫得出才怪。”

李瞎子微微一笑，又動起筆來：“寫這部書時，我的眼睛還亮著呢。再說，裴駿的書才兩百多回，我這裡可有三百回呢，最精彩的高潮戲我還沒講給他聽呢。”

律師重新打量著李瞎子：“看不出來啊，您的城府還挺深的。”

李瞎子提筆回答：“已經是瞎子了，總得留一手吧。”

看管少林寺的禁書庫，其中一本書中記載過一種製作皮影的邪功，取四人軀幹剝皮，製成一整張皮影。以此法制成的皮影，可附鬼神，但這種方法對煉製者傷害極大，親身煉製這皮影的人必死無疑。劉松的兒子怕是死了，可他爹劉松冤魂不散啊！”

老三的老婆一聽，趕緊問道：“怎樣才能除了這妖孽？”

老和尚答道：“當年你的丈夫分了劉松的家產，現在必須變賣家產，將銀子交由貧僧封存到紫金壇下，方能破解此災。”

老三的老婆哪會信這老和尚啊，可嘴上還是說：“大師，我家實在是沒有什麼家產了……”

老和尚不緊不慢地說：“貧僧就住在城西的一所破廟裡，你可以隨時來找我。”

當夜月明星稀，老三的老婆心神不寧地坐在房裡，猛一抬頭，她親眼看到房梁上站著一個男人，赤裸上身，披頭散髮，肩膀和手臂、脖子和頭的交界處滴瀝著血，就像是剛拼成的活皮影似的，死去的老四的頭，正安在這個男人身上，老三的老婆頓時嚇得昏死過去……

老三的老婆戰戰兢兢地過了一夜，天一亮，趕忙跑去報官。

那些捕快，誰敢去呀？當地知縣也是個昏官，一聽此案與農民起義有關，便斷定四人是逆賊，死有餘辜，直接結案了。

老三的老婆見報官沒啥用，又想起了老和尚說的話，趕緊跑到城西的破廟，跪在老和尚面前，哭著說：“大師，我願意變賣家產，您救救我啊！”

三天後，老三的老婆就將家產全部變賣，把大半箱金銀送到了城西破廟，老和尚當即作法。那天晚上，老三的老婆回到家中，她揣揣不安，所幸劉松的活皮影沒有再出現……

那天，在蘇州的一座大院內，一個中年男人在提筆寫字，筆鋒犀利，透著一股得意，他不是別人，正是早已“死”去的老四！

這世上，最可怕的，從來都不是鬼神，而是人心。老四是個狠角色，從分得劉松財產那日起，就惦记上了三個師兄分得的金銀。

老大、老二兩人都會武功，殺他們易如反掌，老四輕而易舉地下了手，並裝模作樣地取走了雙臂、雙腿，讓人以為劉松“活皮影”的話應驗了。最不好對付的是老三，老四明白，此人武功不輸自己，如果直接動手，一番打鬥，勢必驚動旁人，而且老三做事小心，只吃他的廚子做的飯菜，實在不好下手。不過，老四還是想



這天，應同樣單身的女友之邀，我們去了家裝修別致的非主流咖啡屋慶賀生日。

咖啡屋內沒有牆，所有的包間都由縫隙或大小小的竹簾隔成，欲斷還連，既不保守秘密也不完全公開，這很適合沒有故事的單身一族，我們很輕鬆地啜著咖啡，偶爾低聲說兩句閒話。

忽聽得隔壁傳來一女子倨傲的聲音：“想娶我？你在五環之內有足夠大的婚房麼？”

被她春雷般的聲音一擊，我們不由得透過竹簾向左側發出聲音的地方望去，隱隱約約地見那邊面積好大的包間裡大概有三四張桌子，坐了五六個人，有個女人聲音低沉地說著什麼，仔細聽來，好像在說她的弟弟有多麼優秀，另有一個聲音蒼老的女性則寸步不讓，說不能讓女兒過苦日子。

一陣細碎的聲音過後，又聽見倨傲的女聲繼續說：“這是我的駕照，要想配得上我的身份，最好有台寶馬，其次也應該是本田、現代之類的吧——沒車，免談”。

聲音蒼老的女人也大聲說，她從小就爭強好勝，衣服首飾，哪一樣都要比別人好才行，所有這些都不能打折扣——還有銀行存款總得有個吧？要不，結了婚怎麼過日子？

一大段的沉默，我和友人相視而笑，聽起來好像是兩家人在相親，不過這條件提得倒是夠“硬實”，就是對於車子的要求有點低，我和好友其實一直在尋覓這種男人。一點都沒聽到那男孩的聲音，想來他“汗顏”了吧？或者和我們常常遇到的一樣，已經“夾著尾巴逃跑了”？

我的朋友剛剛啜了一口咖啡，忽然聽到男人渾厚而又高昂的聲音：“我簡單介紹一下我的情況，我有一套不大的房子，還不到200平米，不在五環之內，那房子正好在三環；我也沒有寶馬、本田、現代，因為參加商務活動和休閒生活有別，我只有一輛路虎和一艘凱迪拉克；銀行存款也只有七位元數，是美金，至於日常用品的品牌麼，這個我很外行，因為我有專門的形象設計師，需要的話可以徵求她的意見，我自己知道得並不多……”男人咳了一下，沉默了一會兒，繼續說，“現在我可以請問一下你的‘三圍’是多少嗎？以前有過男朋友嗎？是否做過整容手術……”良久，我和朋友都屏息靜氣，不敢妄動。我的心怦怦直跳：他說的是真的嗎？我們一直尋找的鑽石王老五原來就躲在這裡嗎？我甚至在頭腦中點開了搜尋引擎，搜索這座城市的有錢人，看看是誰為女同胞們養了個這麼好、條件這麼合適的兒子，他到底是誰家的“富二代”呢？

倨傲的女聲忽然萎靡細弱起來，像溫柔的小鳥扭扭捏捏地報出了自己的三圍：87、80、90——離標準三圍遠著呢，這讓我和朋友信心百倍，相互對視一眼，雄心勃勃。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我小聲說，先看看那傢伙長得什麼樣？女友瞥了我一眼，悄聲說，這種條件你還挑？有口氣能領到證就行。

想想也是，我倆於是站起身，正想去做一次自我推銷，沒想到早有先行者闖入。一個靚麗的身影掀開竹簾沖進包間，掩飾不住欣喜若狂的心情，激動地說，我的三圍是88、63、90，絕對標準三圍，保證沒整過容……

這個半路上殺進來的“花木蘭”嚇了我們一跳，我倆又悄悄地坐回到原處，想聽聽那個鑽石王老五的反應。

那邊的人大概都愣住了，但是轉瞬間有人清醒過來，有人過來拉住標準三圍的女孩，一邊推著她掀開竹簾，一邊說，很抱歉小姐，我們在拍戲，他們是在對臺詞。

那個靚麗的人影“嗖”地一下竄出了咖啡廳的門。我和好友低了頭，百無聊賴地喝光了杯子裡的咖啡。

咖啡廳奇遇

活皮影

乾隆年間，江陰那地方有個叫劉松的，是個皮影藝人，家境殷實。他不滿清朝統治，暗中組織農民起義。劉松收有四個徒弟，老大、老二嘴皮子利索，鼓動了大批農民加入反清組織；老三、老四武功厲害，兩人聯手，曾突破數百捕快的重重圍捕，老四還寫得一手好字。

乾隆二年，農民起義再次被鎮壓，劉松的徒弟老四萌生退意，但他看上了師父的家產，便暗中和另外三個師兄商量，打算殺了劉松，然後一同瓜分他的財產。

三個師兄聽了都有點猶豫，最後，老二出來打圓場，說：“劉松畢竟是我們師父，想想總下不了手，不如我們把他告發到官府，到時是死是活，聽天由命，我們也算仁至義盡了。”

這話似乎說得在理，於是眾人點頭稱是。

當夜，劉松一人前往城西皮影，順便暗中宣傳起義。誰知剛到那裡，就被一暗捕快抓了個正著，領頭的捕快笑道：“劉老闆，你的四個徒弟都知道棄暗投明了，你這做師父的還這麼執迷不悟啊？”劉松被投入大牢，對四個徒弟無比心寒，獄中給他的徒弟們寫下一封信，信上只有兩句詩：“縱使逆天成了事，倒行日暮不知還。”這詩就是諷刺四個徒弟算計雖深，卻遲早會遭報應。

當年秋日的一天，劉松被問斬，行刑前，劉松仰天長笑：“我劉某人一生縱橫，沒想到被四個孽徒出賣！”他對天立下毒誓：“化成厲鬼，也要將這四個不肖弟子的皮剝下，做成皮影。”

劉松死時的毒誓，四個徒弟自然沒空去理會，分了劉松的財產，三個師兄都尋歡作樂、各自快活，唯獨老四，整月閉門不出。

劉松死後剛滿三年，大徒弟就慘死在橋西河邊，雙臂還被人取走了，真叫一個死無全屍。不僅如此，第二天，老二也是相同的死法，不過這次被拿走的還是雙腿。

這下一直深居簡出的老四坐不住了，他收拾了家中的金銀細軟，裝進一個大箱子，驅散了奴僕，逃到了老三那裡。

老三自然也聽聞了兩位師兄的死訊，他琢磨了一下，對老四說：“取走了雙臂，取走了雙腿，那就是師父說的，要做成皮影了？師弟，依你我

二人的本事，就算真是劉松化作厲鬼來我們也不怕，你現在住我隔壁，一有動靜我們相互照應。”

當晚，老廚子推門進來，端來了飯菜，老四不放心，叫住了廚子，讓他先嘗一口，看看飯菜裡是不是有毒。

老廚子沒辦法，夾起飯菜嘗了一口，老三笑著擺了擺手，讓老廚子退下，說：“四弟莫要擔心，這個廚子跟了我多年，若想要下毒殺我，哥哥我早不在了。”

老四接過話，說：“老三，這可不像你啊，今時不同往日，咱哥倆還是小心為妙吧。”說著，他還是不放心，拿出銀針，在老三想要吃的飯菜裡紮了幾下，看到銀針沒有變色，方才放心。

老三、老四吃了飯，各自回房歇了。第二天天亮了，僕人看到老三死了，死法和他的兩個師兄一樣，這次被取走的是胸腹；再看看隔壁，老四也陳屍在地上，他的腦袋被取走了……

小鎮上頓時流言四起，說是劉松在刑場上說的話應驗了，這四個孽徒，欺師滅祖，現在遭了報應。可打更的卻說，那天夜裡，他看見一個身影從老三家門中閃出，此人身形敏捷。鎮上的人紛紛猜測，說那人是劉松的兒子，劉松死後，他北上少林，練就一身武功，下山報仇索命，悄無聲息地取了四人性命；也有人說，劉松的兒子是個讀書人，沒有習武，進京趕考，早已做了官。眾說紛紛，難辨真假。

事情越傳越神，縣衙的捕快也趕來了，可老三、老四武藝高強，殺了他倆的人，捕快哪敢惹？一群捕快裝模作樣地勘察了一番，便打道回府了。

老三死後，僕人各自散去，家裡空空蕩蕩的。老三的老婆從娘家趕來，想暫留幾宿，賣了田地再作打算。

第二天，一個穿著袈裟的老和尚路過，敲開老三家的大門。這老和尚似乎是知道了此事的來龍去脈，對前來開門的老三老婆說：“施主的丈夫做了什麼事，想必施主也有所耳聞吧，可有一點，施主恐怕還不清楚……”

老三的老婆不知這和尚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便說：“還望大師指點。”

老和尚說：“施主可知為何四人死後都被取了身體的一部分？”

老三的老婆趕忙說道：“求大師點撥。”

老和尚微閉雙眼，說：“貧僧曾



為妻子機屏換壁紙

前幾天妻子忽然對我說：“你博客發的照片絕大多數都是我，這也太那個了吧！僅僅突出我一個人怎麼行啊，你也顯示一下自己麼。”我說：“好啊！那我就幫你的手機壁紙換上我的大頭照好了。請問你要什麼樣子的？”

“當然要英俊一點的！”妻子調侃。我說：“打開你手機瀏覽器，從我的相冊裡面找吧。”妻子說：“那我就不會了。”我於是為她找了一張拍攝於1993年的，我手持五四手槍的照片為她換在了壁紙上。

“哇！”妻子驚呼：“這是你嗎？簡直趕上警匪片裡高大上的英雄形象了！”我理直氣壯說：“影視劇裡的正面人物那是裝扮的，而我則是英雄本色！”想當年，我們上級主管局組織全系統廠級幹部實彈射擊比賽，我的這張照片就是那留下的倩影。

場邊人多數接受了這樣的說法，有人甚至說：“葛領導第一次摸槍就打出兩個十環，那把槍準頭沒的說！”而右面這把槍我們都不要去用為好！”我就不買帳了：“說葛領導第一次摸槍，此話有證據嗎？另外葛領導的父親還是抗戰時期震驚蘇北的遊擊隊長，或許這遺傳基因起了作用也未可知。再說另一把槍的準頭好不好，讓我試試再說不遲。”人武部長同意拿出3顆子彈讓我試槍。時間往前推出20多年，我在部隊裡就是出了名的試槍手。那時節，我雖然不是成天與長短槍打交道的步兵，我是專門與飛機打交道的空軍。但是，我們每年度也要實彈射擊一次的。那是用的是步槍，打第一、第二練習。由於我每次實彈打靶得到的十環最多，因此每次開打之時領導都讓我先行試射，而後再將每支槍三點一線瞄準時的修正量告知大家。

退伍後回到蘇州，組織上立即就安排我去參加全系統民兵訓練。由於我是熱水潛燙的退伍兵，我就自然而然當了班長。偵察兵機動以及爆破測驗我都是滿分，步槍射擊一、二、三項目中的第一姿勢是可以臥姿，第二姿勢是可以跪姿的，這兩種姿勢都是屬於有依託的，而我主動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全部採用第三姿勢的無依託立姿，照樣打了個滿堂紅。

這一回3顆子彈上膛，稍作瞄準，砰的一槍，我打了一個九環。很據報靶員指示，彈著點稍稍偏下。我修正了三點一線的瞄準，砰砰又是兩槍，全部十環。“誰說這槍準頭不好？我就用它了！”結果5顆子彈我打出了49環，要不是邊上有專業攝影記者在拍照對我有些干擾，這個成績還有提升空間的。我得了第二名，成績不太理想，但獎狀及獎品還是有的。獎品是那個年代引領時尚潮流的氣壓式熱水瓶一個。後來這個熱水瓶我一直沒有用它，原因麼，一是這是個紀念品；二是，我覺得氣壓式水瓶提供的開水每一次都是沉澱底部的殘渣餘孽。我還有好幾個這樣的氣壓式熱水瓶，現在都處於束之高閣狀態，等有朝一日要是有人收藏愛好者或是展覽時代變遷的展出需要，我是可以無償提供出去的。

妻子說：“你這張照片我給媽看了，媽說‘這是浦南嗎？’我以為你平時可以多拿一些老照片出來展示一下自己曾經的年輕帥氣。”我說：“就這難得拿出一張來，還不小心驚動了丈母娘。要是拿出來多了，還不得驚動了黨中央啊？！”

“你就自戀吧！”妻子憋不住，笑得前仰後翻、驚天動地。